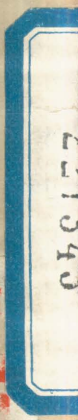


440

顧頡剛著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一



平綏鐵路沿綫旅行讀物

(郵費在內)

一、謝冰心著：平綏沿綫旅行紀

每冊二角

二、顧頡剛著：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每冊六分

三、吳文藻著：蒙古包

每冊五分

四、鄭振鐸等著：西北勝蹟

每冊一角五分

五、雷潔瓊著：平綏沿綫之天主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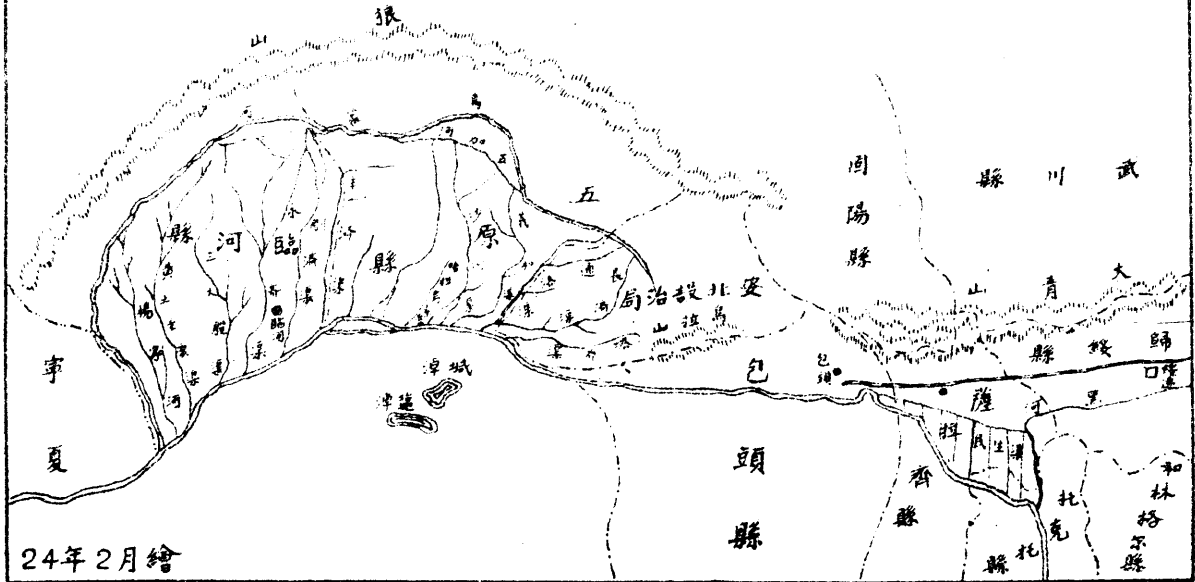
每冊五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98B

河套圖



24年2月繪

1573286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顧頡剛

序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同家起潛（廷龍）叔旅行到包頭，在狂風中盪了一次黃河的船；因為沒有人認識，所以不曾打聽到什麼。夏天，我們得到平綏鐵路局長沈立孫先生（昌）的招待，游察哈爾和綏遠約一個月，與當地人士往來稍多，就聽得許多塞外的故事。尤其使我高興的，是聽得許多人講起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河套的開墾是我久已聽說的，尤其是『民生渠』三個字近年常在報紙上見到；但爲什麼『王同春』這個名兒直到現在纔聽得呢？我聽了他們講說之後，時常這樣地問自己。

第一個把這件故事講給我聽的，是平綏路車務段長賀渭南先生（鄙），他是山西崞

縣人，很注意西北地理。七月十一日，同行的許多位都參觀大同的上寺下寺去了，我因事獨留在車上，賀先生把王同春說給我聽，我纔知道河套中曾有過這樣的民族偉人，我就發願替他寫一篇傳。但賀先生還不過講得一個大概。第二天，我們到雲岡，承晉軍騎兵司令趙印甫先生（承綬）的招待，住人他新蓋好的雲岡別墅，席間我們把這件故事問他，因為王同春的兒子王英曾在他的部下，所以他也隨口說了一些。就這是一天晚上，賀先生又補述了許多。他們兩位的話都由我筆記了。八月九日，到了綏遠，省政府諮議張宣澤先生邀宴，他向我們介紹建設廳秘書周頌堯先生，周先生是十餘歲就到綏遠辦墾的，曾和王同春並轡出游，查勘田野，所以記得他的故事更豐富。那一天晚餐席上，他一路吃一路講，我就一路吃一路寫，因此這一頓飯吃得特別慢。還有一位客，他連帶講起王同春的女兒二老財的故事，吳文藻夫人謝冰心女士記了。本來我們還想赴五原訪一訪王同春的家，並看他所開的渠道，不幸那時綏遠的雨量太多了，道路因泥濘而不通，只得把包頭作為旅行的終點。我在綏遠接到家母病電，過回

南方，連包頭也沒有去成。在包頭，冰心女士記下了王靖國師長部下的參謀吳澤先生所講，也轉告給我。友人陳中心先生（忠）是順德人，和王同春同鄉，少時在家鄉所聽得的閭巷間的談論，把記得的也告給我幾條。

以上的材料是屬於口說的。至於文字方面，當時一點也沒有得到。我居喪在杭，吳文藻先生來信，告我新刊的臨河縣志的末尾有一篇王同春的小傳；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到。恰巧大公報史地週刊向我徵文，我就依據了大同和綏遠所聽得的加上這一篇傳文，合寫爲王同春開發河套記，登入十二月十八日報中（史地週刊第十五期）。發表之後，吳先生又告我張蔚西先生（相文）著有王同春小傳一篇，是民國四年作的。有一天，我見到張亮丞先生（星煊），向他提了，他就送我一部南園叢稿；在這書裏，不但讀到了這篇小傳，又從塞北紀行中知道蔚西先生和王同春認識的經過。我想，蔚西先生既和他認識，說不定在亮丞先生作的沌谷居士年譜裏尙有材料。拿地學雜誌一翻，果然還有許多。日前晤趙泉澄先生，他說：『我讀光緒東華錄，

也發見王同春了！我就在這部書裏鈔出了升允的奏文。有了這許多新材料，此文該得重做了，所以現在就修改一下，在禹貢發表。又把各種文字材料集錄起來，作為本篇的附錄，以備讀者的參證。還有一幅簡單的地圖，是吳志順先生根據了樊中府先生（庫）的綏遠省分縣圖而繪的，因為時間匆促，未能畫得很細。好在不久的將來，我還要寫一篇綏遠的墾務和河套的水利，到那時再請吳先生畫精詳的圖罷！

王同春是一個民族的偉人，貧民靠了他養活了多少萬，國家靠了他設立了三個縣。然而他的事業是及身而失敗了，他的名譽除了綏遠一帶之外是湮沒了，如果我們再不替他表彰，豈不是證明中國太沒有人了！所以我誠摯的懇求：凡是有人知道他的事實的，對於這篇文章，請給以嚴格的糾正，或給以大量的補充，使得它可以逐年改作，由我的手裏寫成功一部這位失敗英雄的傳記。

民國二三，一二，二四，始草；二四，一，二七改作訖。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顧頤剛

王同春是直隸省順德府邢台縣人，生於清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小名進財。他出身微賤，沒有受過教育，識不得幾個字。他的幼年的生活，大約已經沒有人知道了。到十六歲那年，他犯了殺人的案子，從家鄉逃出來，同拳術家李三、倭子一起推車到了河套。河套本來是一塊肥沃的地方，諺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黃河在河套一段，本有兩道，在北的叫作北河，在南的叫作南河。後來北河漸涸，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間淤斷，和南河不通，土人呼爲五加河（也有人寫作烏拉河）。從黃河到五加河，叫做後套。這塊地方，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真是天府之國。自從明朝棄給蒙古人，他們只拿來充做牧場，辜負了天地的美惠。到乾隆年間，有幾個漢族漁夫捕魚到此，在近河處用結桿取水，試行種植，大獲其利。到道光三十年，黃河水溢，北岸決成一河，名曰塔布河。河流所及，都成了膏腴，那時山西人民移殖來

的漸漸多了，他們在那邊種地，有非常好的收穫。聽說一個人可以種到一千畝，種一年可以吃十年。起初他們只會利用天然的河流，後來也會自己開渠，引水灌田了。王同春就在這個運會中趕到了河套。

有一個四川人，名喚郭有元，他先到河套，娶了甘肅女子，成家立業。他首先提倡開渠，這條渠就叫做『老郭渠』（現在改稱通濟渠，在安北縣）。同治十三年，王同春投在郭家，充做工人，勤苦的工作。他的身材特別高大，長六尺左右，進普通的門戶全須低頭而入。力氣又極大，一鋤下去，掀起來時就有百餘斤的土。郭有元見他一人材，心裏着實愛重，就叫他管理渠工，把女兒嫁給他。他既成家。就向蒙人租了牧地，自創一牛塋（這是綏遠的特別名詞，兩條牛爲一牛塋，引伸爲村莊的意思）。後來開第二個牛塋，以至於第三，第四……。他的田多了，就在隆興長（地名，在今五原縣城南）創一牛塋，這是他的大本營。光緒七年，他又自己開一條小渠，叫永和渠。十二年，又開同和渠；後來開得長了，改名義和渠（在今五原縣），這條渠長有百餘

里。在這時候，他已經不受他的丈人的節制了。

光緒初年，開渠墾田的還有幾人。西邊有一姓王的鑿了一條黃土拉亥渠，又有一個姓楊的開了一條楊家河（都在今臨河縣）。東邊有一曹四，還有一個四老虎，同時開了一條長勝塔布渠（今名長濟渠，在安北縣）。凡事一關了利就會發生爭端，他們爲了爭水爭霸常時械鬪，王同春勢力最充裕，他有來復槍，前膛槍，手下養着的逃兵和把式匠（即拳教師）又最多，械鬪幾年，他獨霸了。河套共有八大幹區；每區周圍數百里，他一個人就開闢了五個，擁有良田一萬餘頃，牛馬七十個。河套地方，幾乎給他打成了一片。

但他的占勝並不完全靠武力，他有絕特的聰明。開一條渠不是容易的，三丈闊，三丈深，數十里至數百里長，還有許多的支渠，費錢數萬至數十百萬，實在是很偉大的工程。要是開了沒有水來，或來而不多，人力財力豈不冤枉花了。但他識得水脈，有關渠的天才，一件大工程，別人退避不遑的，他却從容布置，或高或下，或向或背，

都有很適當的計畫。他時常登高遠望，或騎馬巡行，打算工程該怎麼做，比了受過嚴格訓練的工程師還要有把握。在黑夜之中，他點了三盞燈，疏落地放着，來測定地的高低。逢到下雨天，他又冒雨出去，看雨水的流轉，做他測量的標準。在開挖時，他一眼看去，說那裏有水，鋤頭打下去，果真冒出水來了。遇有疑難的地方，低着頭看，抬着頭想，癡癡地立在渠邊，有時竟徬徨終夜。等到豁然貫通，真覺得上下通明，快樂得跳起來，叫起來。他是這樣地精神專注的。他又最不會失掉經驗。夜中馳驅曠野，偶然不辨在什麼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燈一照就知道走到那裏了。有一次，他指着一塊地，說一尺下必有水，旁人不信，掘下一尺，他的話竟驗了。這人駭怪，問他原因，他說：『你看，地鼠穿的窟窿，翻起來的土是濕的。這不是很明白的證據嗎！』黃河中起泡，他知道水要漲了，對農民道，『你們看，我開這渠，水會跟我來的！』果然渠口一開，水就洶湧地進來了。農民對他信仰極了，真要把他當作龍王拜。後來他和人家打架，被挖了一隻眼睛，大家就稱他爲『獨眼龍』，嵌進了這龍字。又因

他小名進財，也稱他爲『瞎進財』。凡是到河套去，提起王同春，這名字太文雅了，未必人人知道；一說瞎進財，沒有不知道的。他還有一個表字，叫做『濟川』，這當然因他有開渠的功績，念書人取了堯典中的句子替他加上的了。

他非常的惜物，愛牲畜，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後自己吃飯。他又非常的刻苦，開渠時自己也雜在工人隊裏，一齊動手；就是他的愛子也逃避不了這種苦差使。就是他的女兒，腳裏得小小的，也要背了鎗在渠裏監工。

他的勢力既漸漸雄厚，於是招兵買馬，做起土皇帝來。流氓跑向他那邊去，犯罪的也逃到他那邊去。三教九流，他都容得下。直魯豫三省的貧民，去的更不少。本來茫茫的荒野，給他一幹，居然村落相望，每天下鋤地和擔土的有數萬人了。他用了兵法部勸他們，個個人要替他作事，不許隨便離開，農閒之時，又要施行軍事訓練，以防敵人的侵襲。清末革命黨需要金錢的接濟，常去訪他，也受過他不少的恩惠。他對于錢財一點不吝惜，凡是去依賴他的人，他每每給這人娶媳婦，再給百畝或千畝的田

地。光緒十七八兩年，京北大旱災，他捐輸了糧米一萬多石。二十七年又是鬧荒，他再捐了六千多石，給他救活的總有五萬人以上。這時候，人人感激他。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不知有國家；彼此說話，提到他時，不忍稱他的名字，只說『王善人』。

但是他的手段也實在辣。凡是和他有利益上的衝突的，或是犯了他的禁令的，捉了來就要處罰。他的刑罰有三種。第一種叫做『住頂棚房子』，是冬天渠冰，鑿開一洞，把人投入。第二種叫做『下餃子』，把土袋裝了這人，扔下黃河。第三叫做『吃麻花』，是把牛筋曬乾，像一條麻花似的，把人打死。所以漢高祖還要約法三章，他則只有死刑一章。有一年，他曾經用了這三種刑罰處死了三千五百人。總算起來，在他的手裏結果的人可不少咧！

他還有一件不合理的舉動，就是欺侮蒙古人。河套地方已久爲蒙人所佔有，他們自己不開發，漢人替他們開發也未爲不可。而且開發之後。蒙人日用的菜麵油酒都可從近地交易，地方的繁榮本來也是他們的利益。不幸蒙人習懶成性，太不振作，一切

聽其自然；滿清政府更加『天高皇帝遠』，什麼都不聞不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王同春既擁有實力，他就可自由行動了。他常常租用蒙人的土地，對方不肯時，他又強立借契，契上寫明期限一萬年。再不肯，他就命他的手下人和他們械鬪，把他們逐出這個區域之外。蒙漢間的感情就此傷了。他既廣闢田地，開溝渠，置牛馬，後套裏方圓數百里，再沒有蒙人游牧的地方，於是他們不是北度陰山，就是南越黃河，王同春勢力所及之地便斷絕了蒙人的足跡。但也有人說蒙人很信仰他；蒙旗裏有什麼爭論，只要他一出來調停事就完了。到底怎樣，尙待打聽。也許王同春的強墾蒙地比了官墾還能講些公道，又還捨得花錢，雖然蒙人一樣地受壓迫，究竟壓迫得輕的會得收拾人心呢。

他不但對於蒙人毫不客氣，即對於洋人也沒有禮貌。比利時等國的教士在綏遠一帶傳教歷有年所，每一個教堂各領有蒙地數百千頃，築室耕田，自成都邑，彷彿一個個的小獨立國，做事自然偏于強橫。王同春壓不服他們，他們也壓不服王同春，彼此

積有嫌怨。在這方面，我們雖沒有聽到什麼故事，幸而覓得陝西巡撫升允的一篇奏書。奏書中的事情是這樣：蒙人和教民鬧起來，在庚子年後蒙方當然不會佔便宜，其中有一個烏審旗（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須賠銀四萬八千兩，但這旗太窮，不但拿不出錢，也拿不出牲畜，只得把一個鱓池押給教堂：教堂不要，因此招商承領。有人推舉王同春承領，王同春自己答應了，而教堂不肯答應，說：『此人最不安分，與教堂頗有宿怨』，竭力阻擋。地方政府無法，把鱓池改爲官辦。從這一點上可以知道，王同春對於外國人是怎樣倔強。

有一個河南人陳四，到河套時比王同春早些，他也是一個豪俠講義氣的男兒，手下自然收得許多徒衆，兩雄不並立，他們兩家時常械鬪，殺傷的人很多。訴到官廳，王同春就被捕入薩拉齊的牢裏。薩廳撫民同知文鈞覺得械鬪的事雙方就應負責，不該獨使王同春受冤屈，把他放了。後來陳四方面屢次上告，文鈞爲了這件事情竟革了職。他年老無子，不回家了，寄居在綏遠城裏，也沒有人理他。有一天，外邊忽然來了

幾十個大漢，把他抬了去，他莫明其妙。停了一回，纔知道他們是王同春特地派來接他的。到了王家，王同春跪下說道，『大人，你是重生我的恩人，你沒有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了！』奉養他終身，殷勤服侍，過於孝子。遠道的人聽了，愈加欽佩他待人的誠厚。

光緒二十七年，庫倫活佛聽得他的名聲，聘他到外蒙開渠。他帶了一千個漢人去工作。結果如何，因為道遠，述說的人也不知道。但他的幸運已在這一年交完了，從此以後，他就一重重地墮入了厄運。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西太后等逃到陝西，岑春煊率師勤王，路過河套，看見土地肥美如此，心中着實想用了國家的力量幫助農業的發達。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撫，就奏請開發（因為那時的綏遠是山西省管的）。朝中准了，命貽穀做督辦墾務大臣，二十七年先在東蒙着手，二十八年推到西蒙。貽穀到河套一看，見王同春的勢力這等雄厚，覺得非把他打倒，政府的墾務是不能辦的。因此，對他說：『你

辦墾務極有經驗，我就請你當了總工程師罷！」貽穀帶去的一班人，看見那邊有這樣的大財主，個個眼紅，想去揩他的油。他知道政府的勢力來了，豺狼當道，對他必然不利，但無法反抗。他任了總工程師，第一件事是修長濟渠。他只命工人往低處開，水來了上不去，反把以前所開的渠一起淹了。他達到了敗壞渠道的願望。

本來綏遠的薩拉齊廳轄區極廣，後套全部在內，現在寧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內。自從政府開發西蒙，就把它的西部劃作五原廳。二十九年，五原廳撫民同知兼西蒙墾務督辦姚學鏡爲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開，親帶幾營兵到他家裏，勒逼他把渠道歸公；他違抗不了，只得屈服。從此以後，政府裏設了水利局專管放水，每年征收水租多少錢；在規定之外，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額外的需索，不肯納賄的就不給水，逼得人不能種，河套裏的良田又變成沙磧了！王同春是自開渠道的人，政府裏算是體恤他，貼還他一些些的開渠費。

在那時，他不再能和以前械鬪過的人爭氣了，於是他的二十餘年來的敵人一一上

衙門控告他，其中以陳四爲最厲害。他派人同陳四說：『從此以後，我固然完了，但你也完了！我們講和罷，我們把一班把式匠遣散了罷！』陳四聽了他的話，果真把自己的爪牙辭退。二十九年臘月三十日，陳四住在義和渠旁土城子，（今五原縣城南約六十里），王同春的拳師杜福元帶了幾人，從隆興長趕騾子到土城子，夜十二時把陳四打死了。杜福元們跨騾東去，八點鐘走了四百里路，到包頭，大年初一到處拜年。陳四家屬告狀，官府捕獲了杜福元，但他說：『元旦天亮我就在包頭拜年，怎麼大年夜的十二點我在土城子殺人？兩處相去四百里，難道我是會飛的？』官府到底不能定他的罪。

但是辦墾務的官員們發財的機會又到了。他們叫王同春來，斥責道，『你私墾曠地是有大罪的，殺人也是有大的，兩罪併發，你有幾個頭？這不是害了自己不夠還害子孫嗎？聽我們的話，你具一個甘結，我們替你消案！』說罷，拿出一張紙來，叫他畫押。王同春是不識字的，不知道上邊寫的是什麼；迫不得已，打了一個手印。

這一打，他的田就去掉了無數！

到光緒三十三年，王同春到底爲了打死陳四的案被捕入獄。關了五年，適逢辛亥革命，綏遠將軍堃因人心不安，要把監內五十一個犯人一齊槍斃，結果，別的都死了，只有王同春沒有死；然而死尸卻還是五十一個，原來一個開槍的兵丁誤死在內了。

將軍覺得其中必有天意，沒有殺他，仍舊監禁。民國元年，他恢復了自由。綏遠將軍派他回河套辦團練，安定邊疆。他回到家裏，叫人肩了一面大旗徧走四鄉，嘴裏喊道：『王老子放出來了！奉將軍的命令訓練鄉團，保護老百姓了！』百姓們聽了這話，聚集攏來，不上一月就部署井然，威聲大振，民國二年冬，外蒙入寇，他埋伏了許多團丁，在高闕戍前打了一仗，蒙人大敗而歸。他因有了這回武功，得到政府裏五等嘉禾章的獎賞。可是他的田產已很少是他的了，他雖任當地的農會會長，還做得出什麼事情來呢？

聽說閻錫山在清末和王同春有過很深的交情，辛亥革命，閻氏曾得到他的兵馬錢

糧的幫助，因此，民國以來他輸運貨物，經過山西，很受當局的保護。他每年把灘羊皮和軟毛細皮從寧夏後套運到順德，再把綢緞布疋洋廣雜貨從順德等處運到後套，車上插了『王同春』三字的標旗，經過山西各稅卡，概可免驗放行。因此，他在順德民間的聲名也很大。但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時他正關在獄裏，或者只是一種民間的傳說而已？

民國三年五月，地理學家張相文旅行到五原，他在歸化聽得了王同春名望，訪他談話，一見傾心，覺得他真是一個農村的模範人物。聽到他自叙五十年來的經過，又深切地替他抱不平。張氏回到北京，和農商總長張謇說了。那時張謇兼任導淮督辦，聽得有這樣一位開河的天才，自然高興，就聘他爲水利顧問，招他到北京，並囑他帶了兩個兒子到南通師範學校讀書。這年冬天，他們動身，路過綏遠城，謁見將軍潘矩楹，潘將軍的手下人和貽穀的手下人一樣，看他有錢可榨，就勸將軍加他一個罪狀，把他下獄。張相文與張謇函電營救，都沒有效果。張謇爲了這事特地進總統府見袁世

凱，用袁大總統的命令打電報去，方得釋放了。他到北京，對人說，「險呵！案子已判決，該槍斃了！只要這命令遲到一天，已來不及了！」他想起這些事情，真覺得萬念都灰了。

他們到了北京，在張相文辦得中國地學會裏住了三個月，和張謇等商量開發河套的計劃。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西通墾牧公司，由王同春撥出烏蘭腦包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爲公司事業的基礎，張謇和張相文各出二千元作爲活動資本，從民國四年四月開凍時辦起，張相文親自去布置。因爲交通不便，官吏貪婪，軍隊騷擾，土匪猖獗，辦了六年，不但開墾失敗，連牧畜也失敗了。

民國三，四年間，張謇常常請假回南，覆勘淮河工程。王同春曾隨着他南行。張謇討論導淮的方案，他主張疏導入海，張也極以爲然，但到底爲了種種阻礙，沒有實行。

他在南通縣住了些時，又到北京和山西應州住了些時。民國四年，他回到五原。

五年，河套田地又歸他經營。但他老了，不行了。六年，病死，年六十七。現在五原城內有個王同春的祠堂，每年六月六日爲廟會期。就是這座五原城，也是民國四年他捐資建造的。

自從光緒末年他入獄之後，一班拳師失去了首領，變爲土匪。河套的土匪幾乎沒有不是王同春的把式匠，他們的擾亂區域直蔓延到察哈爾。

講到渠道，自他走後也湮塞了。當貽穀辦墾的時候還像個樣子。到了民國就沒有入顧及，墾務停頓了。四年，綏遠都統蔡成勳手下有一個旅長楊以來，他要包辦水利，設立灌田公社；名義似乎很好，但實際只有剝削，水利全壞。五年，雖仍由王同春接辦，但過年他就死了，此後水利事業由墾務局經營，當局者只知有田而不知有水，更失敗了。十七年，劃歸建設廳，設立包西水利管理局，困于經費，變成官督民修。無論如何，總不及王同春私人管理時來得好。所以有人歎息着說：『民生渠修了三年尚未成功，而且眼看將來也沒有希望，如叫王同春來修，那會枉費那麼多的時間和這

麼多的金錢！」

王同春共生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和四子早死。二子王喆，號樂馬，是一個謹慎的人，能保守他的遺產。三子王英，號傑臣，民國初年隨父到南通，讀過幾年書。回五原後，他不去種地，專喜招集流亡，聚衆至數千人，後又增至萬餘人。政府任命他做軍官，曾在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部下做過旅長和副司令等職。但他爲人心氣高強，不能鬱鬱居人下，而有勢力的又垂涎他的產業，逼得他難堪，二十年，他提了兩師兵造反了。這說不定有水滸傳中逼上梁山的背景！給國軍剿平了之後，至今匿居在天津。他分得的父產，已全部沒收了。次女名二老財，年已五十外，嫻騎術，擅智謀，綽號是『後套的穆桂英』，也有人比她做九花娘。十七年，土匪趙二半吊子圍攻五原城，聲言破城後要屠城，她挺身而出，嚴辭責備，他的兵就退了。即此一事，可以知道她在後套的威望。她手下有四十人，又有此軍火。她也能指揮軍隊。王英失敗後，後套的土匪更多，有人報信，說他們都住在二老財的家裏。政府得此消息，把她逮

捕。她侃侃答辯，說：『倘使我帮着王英造反，爲什麼他失敗之後我不跟着他跑呢？再說捉賊捉贓，我的贓在那裏呢？犯罪要證，那一個土匪供出是我窩藏的呢？』問官覺得她理由甚直，沒有定她的罪，但也沒有敢放她。她現在仍住在五原縣的監牢裏。又有人說，已經放出來了。

民國十四年，從五原縣中析出通濟渠以東的地，成立安北設治局；又析出豐濟渠以西的地，成說立臨河設治局。十八年，改臨河爲縣。綏遠一省只有十八個縣，而五原，臨河，安北三縣是王同春開發的。一個不識字的人能殼赤手空拳創出這番大事業來，那不夠我們的紀念？再說倘使官民能殼合作，他的成績又將怎樣？所以張相文太息着說：王同春是不幸而生於中國！

附錄一 東華續錄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 朱壽彭輯

(光緒朝卷一七三，頁八)

升允奏，『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陝西寧條梁地方蒙人鬧教一案，去夏經奴才派員會同綏遠城將軍所派委員，暨蒙部各員，與該處教堂議和，往返籌商，磋磨再四，開議逾月，始獲辦結。計此案焚燬教堂四處，教民房屋六百餘間，傷斃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掠取教堂及教民器物糧石牲畜等件，爲數頗多。議定不戮一人，共賠償銀十四萬兩；又烏審旗歷年舊案，三旗另賠銀三千五百兩，歸入此案並結，一了百了，均不得復有違言。其賠款應由鄂托克，扎薩克，烏審三旗分攤，鄂托扎薩兩旗或即時措交現銀，或以牲畜地畝作抵，惟烏審旗素稱貧瘠，無款可籌，因以大淖灘池暫押教堂，一面設法出租。上年十月，臘月，本年三月，三期籌款贖淖。屆期如辦無端緒，教堂乃按三限索銀，決不將淖池收留。當經該委員等同蒙旗及教士會議條規，妥立和約，訂有永無翻悔，甘結存案。此起初蒙洋議和之大概情形也。

『嗣因招商認租淖池，日久無人承領，而十月限期已迫，因札飭延榆綏道酌量妥籌；如招商甚難，即以大淖歸俄，俄代蒙出賠款。旋據延榆綏道稟稱，『已由綏遠委

員招來晉商王同春：惟一時無此鉅款，擬按四年分繳。」後據駐劄神木部員明祿咨稱，「淖池歸王同春承辦，其銀由王同春分期自交洋堂，現已互立約據」等語。奴才以爲償款既有著落，自可相安無事；乃今正接閱該處教堂來函，謂「去冬蒙旗應繳之銀，一再愆期，聞欲將淖池出租王同春，此人最不安分，與教堂頗有宿怨，果爾當極力阻擋」；並云「第三期如不將款交清，彼時斷難應允」。奴才竊維此次蒙洋構衅，幸經派員議款，復歸於和。倘因該旗籌款無從，致啓責言，彼直我曲，其將何術以解？且王同春既爲教堂指摘，又無現銀持交，自不能令其承辦蘆池，免生枝節。當飭司籌款五萬餘兩，委員解赴榆林，於三月限期內如數兌交該處教士核收，贖回淖池，歸官開辦。良以大淖產蘆最旺，在公家既非虛擲黃金，洋堂賠款繳清，在蒙旗亦可如釋重負，兩有裨益，是以毅然行之。此代蒙籌款結案之實在情形也。

「茲據駐紮神木部員明祿來文，據稱王同春係該員招來，「即使洋款定須一時清還，不允四年分期，亦應婉勸教士曲從，何得遽歸官辦。此皆綏遠委員佐領扎拉豐阿

攬權干預，又以小石礪地方許給洋堂，必暗激成禍變。合先陳明，以免明祿將來獲咎」等因。接閱之餘，不勝駭異。查佐領扎拉豐阿乃奏委專辦此次教案之員。凡放地籌款各事宜，是其專責，何得謂之干預！鱸池既可歸商，何獨不可歸官！以鉅金濟蒙之急，蒙人有何不利！至小石礪地方，乃上年會議租與洋堂之地，業經咨明外務部在案；此時自應指明地段界限，勸諭各蒙民遷徙，以期彼此相安，何得遽食前言，任意撓阻！明祿因淖池未歸王同春承辦，輒牽引「蒙教相仇，大禍即在目前」等語，希圖挾制，殊不知教堂所切齒者專屬王同春一人，若復用之，適以挑蒙教之釁。明祿憚憚，乃爲之力爭，奴才固不敢謂共必受王同春賄賂，故聽該商把持；而其徇私忘公，危言聳聽，實屬昧於情勢，不顧大局。際此蒙教猜疑未泯，該員不思彈壓調停，以期釋嫌敦好，萬一因民之怒，激成事端，其患何堪設想，焦思再四，惟有請旨飭下理藩院，將駐紮神木部員明祿速即撤回，以弭隱患」。

得旨，『明祿著即撤回，該衙門知道。餘依議』。

附錄一 塞北紀行

張相文

(南園叢稿卷四，頁三二)

(民國三年五月)二日，住五原農會。……下午，王君同春來晤，農會會長也。余在歸化已聞其名；然官場對之，率多詆毀之詞。及遼隆拉齊而西，所遺農民莫不稱其經營水利具有心得，因乞知事范君爲書介紹見之。與談河套地方利害，所言頗能中肯，亦可爲農人最好模範矣！

附錄二 王同春小傳

張相文

(南園叢稿卷七，頁五二—五三)

王同春者，北直邢台縣人。性任俠喜事。少時家赤貧，隨父覓食塞外，轉徙至河套，傭爲蒙人工作。其爲人眇一目，身體雄偉，膂力兼人，以是得稍稍積工資，乃貸

蒙人牧地自墾之。

河套界山河間，地層沖積，赤埴中兼雜白沙，得河水以浸之，乃異常滋潤；水所不及，皆荒磧也。同春有天才，能識水脈，登高而望，即知畎澮所宜。又或馳馬巡行，凡山原高下，工程多寡，鬥角鉤心，了了然不差累黍，雖精於測算者不如也。故其墾地歲穫滋多。乃益出資租蒙地，蒙人益信賴之，自南河沿岸以達北河，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凡繫幹渠四道，寬深皆與大河相等，支渠旁達無數。晉，秦，燕，豫貧民爭趨之，日操畚鍤者常數萬人，歲穫梁穀至巨萬，饋運口內不可勝計。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雲屯，富庶過於府縣。同春指揮其間，儼然一建國主也。

是時適有豫人陳四者，先同春至河套，豪俠尙氣與同春埒，徒衆亦歸之，乃起與同春爲虞芮之爭。兩家持械鬪，時有殺傷者，同春遂坐繫薩拉齊獄中。廳官文鈞視同春無大罪，遽遣之。已而陳四之黨迭上告，文因以落職。年老無子，退居綏遠城，無過視者。一日，忽來壯士數十人，急舉之去，不知何所爲也。繼知乃同春遣迎之。旣

至家，同春則跪陳曰，『大人實生我，我即大人子矣！大人何用子爲！』遂奉養之終身，過於孝子焉。蒙古諸王公聞之，愈益重同春之義。蒙旗有違言，得同春片語無不立解者。

居久之，清將軍貽穀奉命督辦西盟墾務，知蒙人弗善也，乃羅致同春，欲以開導蒙人。同春既進謁，適陳四爲人殺於路，風傳同春實使之；貽穀從吏合謀，借是以斃同春，瓜分其產，乃勒令同春盡獻墾田，且誑之曰，『如此則爲爾消案，不則私墾蒙地有罪，殺人有罪，兩罪並發，禍且及子孫矣！』遂出一紙，逼之畫諾。同春不知書，手印之，其田盡沒。然終以陳四案，囚繫之獄。

辛亥革命軍興，北方騷動，獄中諸犯且謀越獄爲亂。同春密告之，得以無害。將軍瑩秀嘉其忠，遂釋之，飭往河套爲靖邊計。同春既歸，乃建大旗，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老子出獄矣！且奉將軍命，爲若練鄉團，禦寇盜也』。於是蒙漢爭集，旬日間部署井然，聲威重一方。二年冬，庫倫入寇，同春設伏邀擊之高闕戍，大破之，遂由

軍功獎以五等嘉禾章。然墾田既盡入官，乃退耕河西爲老農，亦無復當年意氣矣。

野史氏曰：泰西人於近數百年間盛言殖民矣；吾向者讀吳元盛林道乾殖民諸偉人傳，心竊壯之，謂吾民之聰明才力果不在彼族下也。自今觀之，彼吳林者特徵倖成功耳。設使南洋諸島亦如河套之隸屬於中國，則是蚩蚩者方爲官吏魚肉之不暇，而豈能披荆斬棘，爲吾人爭存於尺寸土耶！嗚呼，悲夫！

附錄四 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

張星煊

（地學雜誌民國二十二年第二期張蔚西先生紀念號）

民國三年甲寅 年四十九歲

春，三月，擬爲西北之遊。……農商部總長張季直先生因以調查西北農田水利相囑，部給旅費。……出居庸關，經張家口至大同。由大同用驛車……至歸化城，……見張敬輿（名紹曾）將軍。將軍以西方荒落，孤行不便，命副官派馬兵數人，護送至

寧夏。……由歸化西行。……至五原縣。在此認識其縣農會會長王同春。由五原西南行，……至大中灘，屬阿拉善旗地，得悉豫匪白狼入甘肅，寧夏戒嚴，不可前行，乃乘舟下至包頭東歸。歸後翌年，有塞北紀行之作，又有王同春小傳，以記套中開闢偉人。……

秋，與張季直籌劃開墾河套事務。致書五原縣，請王同春來京，共商進行之法，由部給以顧問名義。季直先生並請王派兩子至南通師範學校肄業。至冬，王由五原東來，至綏遠謁見新將軍潘矩楹。時有欲向之綁票者，在潘將軍前搆陷之，將王拘留下獄。先君在京聞之，先求張敬輿致函潘將軍綏頰，請釋王，無效。農商部致電亦無效。季直先生爲此特進總統府謁袁，用袁大總統命令，電其即刻釋放，始有效。王抵京云，『在綏遠已定讞，大總統令若遲到一日，即遭槍斃矣！』同春在河套開墾鑿渠，功績甚大，有類神禹。套中又有稱之爲王善人者。壯年起業時，不無有得罪人之處。年老多財而無勢力，即爲其所至獲罪之由也。清末將軍貽穀訛詐其錢財土地甚

多，曾下之獄；至此又遭下獄，因之萬事灰心矣！民國二十年冬，各報記後套匪首王英有兵兩師之衆，兵敗被擒至北平，以後不知下落；英即同春長子也。據前山西國會議員景太昭（名耀月）及前江蘇省長王鐵珊（名瑚）云，『王英並非土匪，而報章別有政治作用，宣傳之爲土匪，實甚冤枉』。此真所謂『以亂政爲政，枉法爲法』矣。王同春及其二子抵北京後，寓西單牌樓舊刑部街中國地學會，約三月之久，與先君及張季直商量河套開墾事宜，組織西通墾牧公司，立案於農商部。王撥五原縣烏蘭腦包地方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公司基址，季直先生與先君各出銀二千元爲活動資本；定明年春四月開凍時至河套試辦。袁世凱當時聞之亦欲在口外大舉購馬，爲擴張軍隊之用。但不久亟亟謀稱帝，不暇再及此矣。同春回至山西應州。其二子往南通留學不久，以不慣南方生活，回後套。

民國四年乙卯 年五十歲

春，三月，在泗陽縣招集農人十名，往五原縣開墾。每人給旅費三十元，由泗陽

步行至五原。並約地墾熟後，每人給地一百畝。約族叔化鵬來京，同往五原縣照料工人。化叔年已六十餘矣，但精神甚佳，飲食甚健。其子相禹亦隨工人同往。春，夏，秋，皆在五原親自照料一切。此時五原地曠人稀，物產極少，即青菜豆腐，欲求一飽，亦不可得。常以買一斤豆腐，幾根白菜，走至二十里外，始能得之。泗陽在江北已爲窮苦，而五原縣較之泗陽更苦。泗陽農人至五原後不堪其苦，加以公司前途無大希望，二年後即俱回泗。初至烏蘭腦包，第一件事即建二十餘間房屋，以便棲止。次即種菜買磨，以便飲食。後套天氣乾燥，時常全年不雨，種植全恃河渠灌溉。五原河渠頗多，皆爲王同春壯年時所鑿，以後悉被沒收。政府設水利局專管放水，每畝征水租若干。規定以外，局中委員無額外苛索，要求納賄。不滿賄者不給水。地近渠邊者，每屆秋季，黃河水漲，自然泛濫，不需納賄，次年春末下種，無不豐收。地距渠遠者，爲自然泛濫所不及，無渠水斷不能下種。公司地基距渠稍遠，某次爲爭執賄賂多少之故，怒極，欲率工人搗毀水利局。繼思此事不可爲，乃止。五原水利局隸屬綏遠將軍，

中央權力所不達。天高皇帝遠，無可如何也。此時鐵路僅至豐鎮，尙未至綏遠，五原一帶農產無從輸出。即能得水，專辦墾植，亦未必有利。於是乃專注意於畜牧，買犢三百頭，小羊五百頭，豬若干養之。墾牧兼辦，求以自給足矣。秋末，自五原歸北京。留化叔及張霖溥在五原照料渡冬。

民國五年丙辰 年五十一歲

秋，後套開墾之泗陽縣農人十名，不耐後套之苦生活，俱回泗陽。有二名，經北京而回。僅張霖溥一人留套中照料本地工人畜牧事業。

民國九年庚申 年五十五歲

冬，十一月，張霖溥自後套經北京回泗陽。霖溥在五原數年，照料墾牧事業，費盡心力，經閱萬難。屢來書求接濟，並呼援助。而套中政治情形日壞，土匪猖獗，官兵騷擾，招新股則無人再肯出資，欲援助則恨鞭長莫及。所畜牧之牛羊，不爲土匪所搶而去，即爲官兵強奪屠食。其餘東藏西匿所剩留百餘頭牛羊，至是出賣結束。河套

開墾，起於民國四年，至是凡六年，完全失敗，損失活動資本四千餘元。此事可爲現今大聲急呼之開發西北者之殷鑑也。西通公司之失敗，一由於水利局委員貪污索賄，無法應付，不得不罷墾務。二由於軍隊之強取，所有牛羊盡被屠食，數年畜牧工作付之流水。三由於土匪之亂，使人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辦事人求一日安枕而不可得。以後欲開墾西北，而不先澄清吏治，懲貪污，禁苞苴，及約束軍隊，皆可視作紙上談兵，欺人之舉也。至若土匪，則緣政治不良而產生者也。民國初年，套中無大股土匪；以後國政日益崩潰，土匪乃應運而生矣。

附錄五 五原王紳同春行狀

王文墀

（民國二十年，臨河縣志卷下，頁二九）

民國八年春，文墀奉令卸五原任，邑紳張君厚田等來署，盛述王紳同春開闢河套，殖我民族，事蹟綦詳，請爲文以狀之。爰撮叙其崖略，爲之狀曰：

按王君同春，字濬川，直隸行唐人。幼負異稟，嬉游里巷，不與羣兒伍，人爭異之。髫年隨其先德來河套，縱覽周原，嘗語人曰，『沃野千里，何居乎蒙人自封自閉爲？』其有殖我民族之志固已夙矣。於是孜孜求農牧實業，孜孜不遑；而其生平樂而不厭，嗜而彌篤，有與終身結不解之緣者，厥惟水利。同治十二年，首先創開老郭渠。光緒六年，開哈拉各爾河；嗣又開渠口至梅合廟五加河。七年，由和合源創開永和渠，至補紅村。十五年，由老郭渠上游創開同和渠，復由土城子開口接至同和渠，改名義和渠，渠長百餘里。二十五年，創開中和渠，至五分子。二十八年，隨墾務督辦貽欽使週勘，豐，剛，黃，沙，義，通，長各大渠，指導動合機要。每有大工，他人咋舌束手，退避不遑者，先生從容措置，高下之宜，向背之勢，得失順逆之局，均能測於機先，定於臨時。一時造門請者，得其片言一語，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是其果操異術哉！蓋其經驗有獨至者然也。普通工作無論已，遇有疑難大工，俛而察，仰而思，而譬終夜，臨流凝立：慮其結而不解也，以無厚之精心入之；慮其膜之不破

也，以至銳之果力出之。及夫豁然貫通，直有疊上下通明，踴躍狂呼，雖南面王莫易此樂者，何快如之！

昔張南通與先生談水利，終日無倦容。導淮大計，先生力持導入海之議，南通深韙其說。識者惜其未見諸實行也。

當光緒末季，蒙族猶守閉關主義，報墾之地寥寥；先生長駕遠馭，出全力闢地五千頃，開大渠三道，待以舉火者萬家，其真能造福我民族民生者爲何如耶！一旦盡奪其所有而歸於公，先生視之如棄敝屣，若此，其器識又爲何如耶！先生持平等主義，尙博愛，好施予。光緒十七八兩年，地方苦凶，慨出糧萬餘石，二十七年，歲大饑，慨出糧六千石賑之，活人無算。辛亥，王爺地劉天佑之變，蹂躪河套無完土，晉軍全部軍糧數千石獨力任之。此其樂善不倦爲何如耶！

按臨河未設治前，地方悉隸於五原。臨河當日農業水利，何莫非我濬川先生經營締造之所賜。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至今父老猶樂道之。用附志乘以志不諼云。

按中和渠未詳。哈拉各爾河亦未詳，而綏遠省分縣圖中五原有哈拉烏素渠，未審即此否。

吳志順記。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9 38988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每册定價六分

(郵費在內)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作者

顧

頡

剛

發行者

平綏鐵路管理局

經售處所

平綏鐵路管理局

平綏鐵路各站站長室

各地中國旅行社

大同鑛業公司

總辦事處 天津義租界三馬路七十二號
電話 四〇八七一
電報掛號 七〇一三

北平辦事處 北平西城屯絹胡同五號
電話西局 一七一九六
電報掛號 七〇〇六

運輸處 大同城內及口泉車站
電報掛號 七〇〇六

塘沽存煤處 東西招商局及鐵路碼頭
電話塘沽 一一三號

統銷山西大同清煙煤炭

清煙炭之四大特色：

熱量極高，灰分極少，起火極快，燃燒極久，

清煙炭之四大便利：

點火容易，着火容易，上汽容易，清爐容易，

清煙炭之標準成分：

水分3.68 揮發分27.95 固定炭素64.66

灰分3.71 發熱量(加里) 8266

大同鑛業公司是大同清煙煤炭的總銷機關如
承 賜顧請直接到本公司各埠辦事處接洽